

性理大全書

卷五十九
之六十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九

歷代一

唐虞三代

堯舜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泰山雖高矣。絕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於太虛爾。

龜山楊氏曰。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徽五典。則五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則四門穆穆。以至



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為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為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己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為。然後能有為也。非有為之難。其不為猶難矣。

禹

南軒張氏曰。禹之有天下也。無所與於己。又曰。禹之為聖。本由學而成。皆其工夫至到者也。

湯文武

程子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

月之食。乃君子之過。○或問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太公。知之素矣。恐民之未信也。故假夢卜以重其事。曰。然則是偽也。聖人無偽。

或問湯之伐桀也。眾以為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人之清者也。龜山楊氏曰。非也。湯之伐桀。雖其眾有不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欲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為君。則文王安得而不

事之。至於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為所殺。則或為囚奴。或去國。紂之在天下。為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為任。而文王非樂為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宣

華陽范氏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儉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

外威嚴也

伊尹 傳說

程子曰。伊尹之耕于莘。傳說之築于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已。

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于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湯三聘。翻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為己任。是一截人。

總論

程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

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難得而爭奪興焉。故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張子曰。稽衆捨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華陽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爲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己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

五峰胡氏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
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
大。則以事爲大而處之也難矣。

庸齋許氏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如堯舜
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己子
之不朱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
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亦惟達於
自然之數。一毫之已私無與也。

春秋戰國

曾衛

程子曰。崩殯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而不
與共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
義矣。

五峯胡氏曰。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本可
正。而末可定。大綱不知。雖或善於條目。有一時之功。終
必於大綱不正之處。而生大亂。然大綱無定體。各隨其
時事故。魯莊之大綱。在於復讎也。衛國之大綱。在於正
名也。讎不復。名不正。雖有仲尼之德。亦不能聽魯衛之
政矣。

管仲

或言使管仲而未死。內嬖復六人。何傷桓公之霸乎。程子曰。管仲爲國政之時。齊侯之心未盡也。旣盡矣。雖兩管仲將如之何。未有盡心於女色。而能盡心於用賢也。涑水司馬氏曰。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爲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爲小也。愚以爲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耻而不爲。孔子顧欲其爲之邪。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

以天下爲莫己若也。朱紘而鏤簋。反坫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揚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荀息

涑水司馬氏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

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爲褒也。

狐偃 趙衰

西山真氏曰。狐偃。趙衰。晉文之以父師事之者也。從亡十有九年。其所以輔翼扶持者。不遺餘力矣。然聖賢脩身治國之道。二子蓋未嘗講也。故其始霸也。請王者之隧。圍天子之邑。勤天王之狩。使二子嘗從事於格心之學。素以義禮迪其君。詎至於是哉。以行事考之。惟用人一

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意。其餘則皆孔門之所羞言者也。然自二人而觀。則子餘之言論風旨。又非咎犯可及。

趙文子

東萊呂氏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衷甲之變。神閑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責育不能奪。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

西山真氏曰。趙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學。故志不能卽氣。年未及老。而偷惰形焉。其視畢公弼四世而

克勤小物。衛武過九十而以禮自防。何相去之遠耶。此無他有理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神明不衰。苟為不然。則昏於豢養。敗於戕賊。未老而已然矣。有志之士。可不戒諸。

子產

或問子產相鄭。鑄刑書。作丘賦。時人不以為然。是他不達為國以禮底道理。徒恃法制以為國。故鄭國日以衰削。朱子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韓宣子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皙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亦然。當時列國世卿。每國

須有三兩族強大。根株盤互。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不如今大臣才被人論。便可逐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含糊過。不要見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為國意思。都如此。後來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是這一意。

西山真氏曰。鄭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為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合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為矣。

子產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猶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哲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為強。考其所為。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

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為職者。當觀法焉。

商鞅

或問商鞅說孝公帝王道不從。乃說以霸道。鞅亦不曉帝王道。但是先將此說在前者。渠知孝公決不能從。且恁地說。庶可以堅後面霸道之說耳。朱子曰。鞅又如何理會得帝王之道。但是大拍頭去。揮那孝公耳。他知孝公是行不得。他恁地說。只是欲人知道我無所不曉。○問開阡陌。曰。阡陌便是井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或問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却是。一箇橫。一箇直。且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若十

箇涂恁地直在橫頭又作一大溝謂之洫洫上有路這便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只恁地開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了這可作田處便墾作田更不要恁地齊整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也或問商君初變法秦民不悅言不便者以千數令行之後秦道不拾遺鄉邑大治秦民後來言令便潛室陳氏曰始言不便猶是三代直道之民終復言便則戰國刑戮之民矣不下毒手如何得他合口當看商鞅行法始末○問秦謫戍法先發吏有謫籍及贅婿賈人又父母有

市籍者所以重困商賈何故曰秦自商君立法欲民務農力戰故重耕戰之賞以商賈務末不能耕戰故重為謫罰以抑之所以立致富彊

樂毅 孫臏

或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為善藏其用東坡則責其不合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說孰是朱子曰這只是他每愛去立說後都不去攷教子細這箇是那田單會守後不奈他何當時樂毅自是兼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湣王之暴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及既殺了湣王則人心自是休了他又怕那三國來分他底連忙發遣了他以燕

之力量也。只做得恁地。更是那田單也。忠義盡死節守。那二城。樂毅不是不要取他。也煞費氣力。被他善守。後不奈他何。樂毅也只是戰國之士。又何嘗是王者之師。他當時也恣意去鹵掠。政如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不過如此舉措。他當時那鼎也去扛得來。他豈是不要他底。但是田單與他皆會。兩箇相遇。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樂毅也。煞費氣力。但取不得。及騎劫用。則是大段無能。後被田單使一箇小術數子。便乘勢殺將去。便是國不可以無人。如齊但有一田單。盡死節恁地守。便不奈他何。○樂毅莒即墨之圍。乃用師之道。適

當如此。用速不得。又齊湣王人多叛之。及死而其子立于莒。則人復惜之。不忍盡亡其國。即墨又有田單。故下之難。使毅得盡其策。必不失之。

或問孫臏料龐涓暮當至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沈憫曰。使其不燭火看白書。則如之何。曰。臏料龐涓是箇絮底人。必看無疑。此有三樣。上智底人。他曉得必不看。下智獸底人。亦必不看。中智底人。必看看。則墮其機矣。嘗思古今智士之謀略詭譎。固不可及。然記之者。能如此曲折書之。而不失其意。則其智亦不可及矣。

毛遂 趙括 曾仲連

潛室陳氏曰。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能奮身決起。著名楚趙。苟非見棄於人。安能以有激乎。吾觀戰國游士。所以策名當時。致身將相。快平生之憤。酌夙昔之願。徃徃皆因所激而能致之。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友激之也。范雎談笑而取秦柄。其讎激之也。故善用入者。於其凌厲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於尺寸。如其習安於豢養之餘。而生平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或無以自見也。

趙括虛張無實。言大而才踈。其父母知之。趙廷之臣知

之。而敵國之人亦知之。獨其君不之知者。蓋當是時。應侯行千金於趙。以爲反間。是必左右近臣。陰受秦賂。相與蒙蔽主知。故其君不悟至此。人多以名用人。失之趙括。不知括之在趙。未嘗以名聞也。使括而以名聞於趙。則秦當忌之矣。而胡爲利括之爲將也。是括虛張踈繆之實。已久聞於隣國。其主不知之耳。○問趙長平之敗。曰。長平之敗。豈不哀哉。此不惟一趙括爲之。兵端一開。平原君實爲之也。蓋當是時。秦嘗有事於魏韓。而馮亭欲嫁禍於隣國。故以上黨自歸於趙。夫秦拔野王而上黨路絕。是上黨之在韓也。有已亡之形。而秦有垂得之

勢。今韓以空名歸趙。實欲嫁秦兵於趙。此蓋馮亭狙詐之術耳。夫秦日夜勞心苦力以蠶食於韓。今上黨有垂得之勢。而趙乃欲安坐而利之。則雖彊大不能得之。弱小而弱小。顧能得之。彊大乎。且無故之獲。有道之所深憂也。非望之福。哲人之所甚禍也。平原不見天下之大勢。暗於狙詐之術。棄龜鑑之名言。而自速危亡之禍。則長平之敗。豈獨趙括為之哉。

曾仲連亦戰國策士耳。而奇氣踈節。憤激陳義。有非策士所能及者。鷹隼高飛於雲漢。虎豹長嘯於山林。其頡頏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一旦受人之羈繫。而豢

養於鞴圈之中。則與雞犬何異。何者。惟其有所欲故也。戰國游士。大抵不勝其利欲之私心。擔簦而往。鼓篋而遊。夫孰非有富貴之心者。故一受人之羈縻。甘人之豢養。則雖有奇氣踈節。將無所用之。而俛首帖尾。碌碌人下者。徃徃而是也。尚何望其憤激陳義哉。仲連惟不見其所欲。故不受人之羈縻。不甘人之豢養。是以高飛長嘯。而足以頡頏於一世。雖未必為天下士。而人固以天下士竒之矣。

蘭相如

龜山楊氏曰。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為戰國。游談之士出於

其間各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悲懼而捭闔之。微名射利。固無足道者。間有感情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藺相如傳。未嘗不壯其為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藉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睚眦不測之秦。卒能以完璧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璧睨柱。示以必死。蓋亦摩虎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敵。蓋雄雌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然則趙

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特迫其威彊耳。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逃。况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乃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趙璧終不可得。則欲徼幸不死難矣。若是則尚安得為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覆軍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為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約以一月不返。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是行也。非

有萬全之計。雖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三者一闕焉。則危事矣。挾萬乘之君。蹈危事。非得計也。相如為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喘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嗚呼。周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國之際。尚足追議其失哉。予於相如。惜其雄傑俊偉。於戰國士有足稱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為之論著云。

或曰。藺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和以待廉頗。可謂賢矣。以其觀之。使相如能以待頗之術待秦。乃為善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勝強。今乃欲以匹夫之勇。恃區

區之趙而闔強秦。若秦奮其虎狼之威。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事耳。朱子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故取他。說他不是戰國之士。此說也太過。其實他只是戰國之士。龜山亦有一說。大槩與公說相似。說相如不合要與秦爭那璧。要之恁地說。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為寶。若當時驟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解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為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強。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他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如藺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他須是料度得那秦過

了。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黃歇取楚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曾做聲。只恁休了。

廉頗 蘇秦 張儀

東萊呂氏曰。趙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武襄君。廉頗出犇魏。以是推之。則向者肉袒負荆之悔。特感相如之義而非真悔也。悔不發於己而發於人。烏可久邪。○蘇秦約從。說齊王曰。夫韓魏所以畏秦者。為其與秦接壤壤也。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國已危亡。故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吾不知蘇秦之說韓魏。敢出此語乎。此蘇秦之所以為蘇秦。

也。○蘇秦。張儀。同門友也。蘇秦將止秦兵。不以情而遣儀。乃以術而激儀。何邪。蓋平昔師友之間。未嘗用情。故臨事不可以情告也。

屈原

朱子曰。屈原之心。其為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辨論而自顯。若其為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辨說所能全。故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况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

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於聖賢之桀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說哉。

范睢

涑水司馬氏曰。穰侯相秦。秦益彊。宰制諸侯。如嚴主之役僕夫。左右前後無不如志。此穰侯之功也。范睢非能爲秦忠謀。亦非有怨於穰侯也。欲行其說。而穰侯適妨其路。故控其喉。拊其背。而奪之位。秦王視聽之不明。遂至於遷逐母弟。况穰侯何有哉。穰侯雖擅權。未至如睢之所言。孔子惡夫佞者。豈以此夫。

總論

庸齋許氏曰。春秋上下二百餘年。其間人材有一節一行之可稱者。固難以指而數。若夫宏碩之器。明敏之識。端實之行。正大之議論。未嘗不相望于世。今試舉其材美之著者言之。如齊之鮑叔。管仲。晉之舅犯。先軫。卻克。趙襄。宋之華元。楚之子文。爲賈。秦之百里奚。鄭之子產。吳之季札。此十數輩者。皆足以尊主而庇民。皆足以捍災而制變。皆足以繼絕世而興治平。若較之三代王佐之才。固未可同日語。若求之漢唐全盛之際。未見有出其右者。然考諸人之事業。其大者僅能輔其君以主夏盟。

餘皆保全境內。幸免社稷之變遷而已。遂使後之議者。謂其規模淺狹。皆無能用於天下。而止足以用一國。斯言也。果足以病諸人乎。愚竊以爲春秋之時。吾道與元氣會合者。皆支離於光岳之分裂。天網地維。一墜而難振。民彝國政。一壞而難修。事物統類。一紛亂而未易以整齊。當是之時。陰陽氣運之厄。方有以成吾道之厄。雖有偉人特起。欲以天下爲己任。吾知其材力無所施。

秦

始皇

或云秦始皇用王翦將兵伐楚。翦請田宅甚衆。或者非之。

翦曰。王怛中而不信人。今空國中之甲士。盡以委我。儻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則王疑我矣。范陽張氏曰。君臣至於此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故以術而御其臣。臣不信其君。故以術而防其君。君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間。難矣。然當此時。三綱五常既已淪斁。使秦皇不疑其臣。則臣下必移其權。使王翦不防其君。則後日必被其禍。君臣之風。喪至此。天下可知矣。

或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朱子曰。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

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又問賈生仁義攻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守之。曰。他若延得數十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衆怒多。下面逼得來緊。所以不旋踵而亡。如三皇五帝三王以來。皆以封建治天下。秦一切掃除。不留種子。秦視六國之君。如坑嬰兒。今年捉一人。明年捉兩人。絕滅都盡。所以犯天下衆怒。當時但聞秦字。不問智愚男女。盡要起而亡之。陳涉便做陳王。張耳便做趙王。更阻遏他不住。漢高祖自小路入秦。由今襄陽金商藍田入關。項羽自河北大路入關。及項羽盡殺秦人。想得秦人亦悔。不且留取子嬰在也。

茅蕉 陳勝

潛室陳氏曰。秦遷太后於離宮。諫死者二十七人。而後來之輸忠者猶未已。夫秦無道極矣。而在廷何多直節臣也。且其諫者。非必皆社稷之臣。皆貴戚之卿也。非必皆析秦之圭。皆僭秦之爵也。又非必皆秦之所產。皆直言之士也。而爲是奮死而不顧。蓋生乎戰國之世。無一而非口舌之士。仕於危亡之朝。無一而非口舌之功。故常喜出於波濤洶湧之間。游人之所不能泳。與齊俱沒。與汨俱出。而幸不死焉。是其所以爲工耳。若夫潢汙行潦。弱翁稚子。可褰裳而濟。彼豈以是而動其心哉。此所以

積尸秦庭而後來者愈出而愈竒也。雖然亦危矣。逆驪龍之領下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茅蕉者亦幸矣。

陳涉之王也。其事至微淺。然縉紳先生抱祭器而往歸之。張耳陳餘房君之徒。又皆以興王之業。說之。舊史按其行事。謂其不幸如是而致敗。設不如是。其事當復如何耶。至其再三致意也。猶曰其所置王侯將相。竟足以亡秦。且涉所置王侯將相。微矣。而史誇之。若曰夫涉起。謫戍而首事。志在免死而已。其大要不過偷一時之欲。其用軍行師。未嘗有一日之規。徒不勝其憤憤之心。夾

一旦之死。為天下首事。蓋未知烏止誰屋也。在天下後世。正不當以興王之事責之。舊史猶復云云。至今尚論涉事者。猶惜其孰得而孰失也。吁亦悲矣。天下苦秦之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喪氣畧盡。乃其所不慮之戍卒。猶能為天下而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淺。而古今猶幸之。蓋積萬年之憾。而發憤於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總論

五峯胡氏曰。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消物盡。舊迹亡滅。是所以為鴻荒之世。與。氣復而滋萬

物化生。日以益衆。不有以道之。則亂。不有以齊之。則爭。敦倫理。所以道之也。飭封井。所以齊之也。封井不先定。則倫理不可得而敦。堯爲天子。憂之而命舜。舜爲宰臣。不能獨任。憂之而命禹。禹周視海內。奔走八年。辨土田。肥瘠之等而定之。立井牧多寡之制而授之。定公侯伯子男之封而建之。然後五典可敷。而兆民治矣。此夏后氏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侵弱。智詐愚。禹之制浸墮。浸紊。以至于桀。天下大亂。而成湯正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大禹之舊。而人紀脩矣。此殷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

吞弱。智詐愚。湯之制浸墮。浸壞。以至于紂。天下大亂。而周武王征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成湯之舊。而五教可行矣。此周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吞小。強侵弱。智詐愚。武王之制浸墮。浸亂。先變於齊。後變於魯。大壞於秦。而仁覆天下之政亡矣。仁政旣亡。有天下者。漢唐之盛。其不王人也。非天也。其後亡天也。非人也。噫。孰謂而今而後。無繼三王之才者乎。病在世。儒不知王政之本。議三王之有天下。不以其道。而反以亡秦爲可法也。

或問關中形勝。周用以興。到得後來秦又用以興。朱子曰。

此亦在人做。當春秋時。秦亦爲齊晉所軋。不得伸。到戰國時。六國又皆以夷狄擯之。使不得與中國會盟。及孝公因此發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強大。後來又得惠文武昭襄。皆是會做底。故相繼做起來。若其間有一二君昏庸。則依舊做壞了。以此見得形勝也。須是要人相副。因言昭王因范雎傾穰侯之故。却盡收得許多權柄。秦遂益強。豈不是會。○問溫公稽古錄。秦論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又引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其竊謂秦以虎狼并天下。設使守之以道。且不可保。况又非其道耶。論者不當

徒咎其守之非道。而不論其攻之已不善也。曰。賈生溫公之論。若究其極。固爲有病。然彼其立論。非爲攻取者謀。以爲可以如是取之。而無害也。乃爲旣得之後。而謀以爲如是。則或可以守耳。今且試以身處胡亥子嬰之地。而自謀所以處之之宜。則彼前日取之之逆者。旣不可及矣。吾乃可以拱手安坐。以待其亡耶。

西漢高帝
程子曰。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他入
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阬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
父兄為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元城劉氏與馬永卿論圍碁。曰。碁中有一事。今與公論之。
某嘗見高碁云。高低碁不甚相遠。但高碁識先後着耳。
若低碁即以後着為先着。故敗。昔有高碁曰。漢高帝方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

歷代二

西漢

高帝

程子曰。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他入
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阬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
父兄為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元城劉氏與馬永卿論圍碁。曰。碁中有一事。今與公論之。
某嘗見高碁云。高低碁不甚相遠。但高碁識先後着耳。
若低碁即以後着為先着。故敗。昔有高碁曰。漢高帝方

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張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著也。又有低棊曰。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輒痛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著為先著也。又曰。圍棊有過行者。必須皆是高棊。而當局者為利害所昏。故藉傍人指之爾。若低棊雖是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為假王。輒大怒。慢罵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見處不甚相遠。但高帝當局而迷爾。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或問高祖為義帝發喪。是詐。後如何。却成事。朱子曰。只緣

當時人和詐也。無如五伯假之。亦是諸侯皆不能假。故也。○漢高祖取天下。所謂仁義者。豈有誠心哉。其意本謂項羽背約。及到新城。遇三老董公遮道之言。方假此之名。以正彼之罪。所謂縞素發喪之舉。其意何在。似此之謀。看當時未必不是欲項羽殺之。而後罪之也。○廣武之會。太公既已為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了。只得以兵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亦自知漢兵已強。羽亦知殺得無益。不若留之。庶可結漢之懽心。一云。祖屈意事楚。則有俱斃而已。惟其問舜棄天下。猶敝屣。急於攻楚。所以致太公之歸也。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戮。爾亦救太公不得。若分羹之語。

自是高祖說得不是。○高祖斬丁公。赦季布。非誠心欲伸大義。特私意耳。季布所以生。蓋欲示天下功臣。是時功臣多。故不敢殺季布。既是明大義。陳平、信、布皆項羽之臣。信、布何待反而誅之。

南軒張氏曰。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高帝之興。亦有合乎此。是以能剪暴秦。滅強項。而卒其漢業。方懷王遣將入關。諸老將固以爲沛公素寬大長者。而心歸之。至於三章之約。其所以得乎民者深矣。此非其所謂仁者歟。予每愛三老董公之說。以爲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爲賊。敵可乃服。三軍之

衆。爲義帝編素。聲項羽之罪而討之。於是五十六萬之師。不謀而來。從義之所感也。使斯時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會。率諸侯窮羽所至而誅之。天下即定矣。惜其誠意不篤。不能遂收湯武之功。然漢卒勝。楚卒亡者。良由於此。名正義立故也。○問高祖規模弘遠。何事可驗。曰。約法三章。用三老。董公仁義之說。此二事可驗。○嘗讀漢史。至平城之圍。內外不通者七日。用陳平秘計。僅而獲免。未嘗不爲高帝危之。班固號良史。於陳平之計。亦莫得聞。意必猥陋可羞之甚。故平亦恥諱。不欲自貶笑於後世也。猶幸有平計可用耳。脫或無策。則漢家社稷

豈不寒心。雖欲斬十使。封婁敬。尚及爲乎。一聽之誤。爲禍如此。幸免而悔。所失已多。曷若審聽於初。而不輕用以取辱乎。又曰。高祖平生好謀能聽。自起布衣。以有天下。用人之言。鮮有誤者。至此忽輕信十輩之言。其病安在。蓋由急於功利之故。惟帝會易擊之利。遂欲邀功於遠夷。此念旣萌。利害倒置。故十輩之言。得以入之。雖有婁敬之忠。反怒其妄言沮軍也。是故爲人主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小功淺利自惑其聰明。則臣下是非之言。可以坐照。而挾功利之說者。亦無隙之可乘矣。

潛室陳氏曰。楚懷王之立也。夫將以興漢乎。懷王之死也。

天將以亡楚乎。夫懷王項氏所立。此宜深德於項。今觀懷王在楚。曾無絲粟之助於楚。而獨屬意於沛公。方其議遣入關也。羽有父兄之怨於秦。所遣宜莫如羽者。顧不遣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長者不殺也。沛公之帝業。蓋於是乎興矣。至其與諸將約也。曰。先入關者王之。沛公先入關。而羽有不平之心。使人致命於懷王。蓋以爲懷王爲能右已也。而懷王之報命。但如約而已。以草莽一時之言。而重於山河丹書之誓。羽雖欲背其約。其如負天下之不直。何是沛公之帝業。又於此乎定矣。夫項氏之興。本假於亡楚之遺孽。顧迫於亞父之言。起民間。

牧羊子而王之。蓋亦謂其易制無他。而豈料其賢能若
是邪。始而爲項氏之私人。而今遂爲天下之義主。始以
爲有大造於楚。而今則視羽蔑如也。則羽此心之鬱鬱
悔退。豈能久居人下者。自我立之。自我廢之。或生或殺。
羽以爲此吾家事。而不知天下之英雄得執此以爲辭
也。故自三軍縞素之義明。沛公之師始堂堂於天下。而
羽始奄奄九泉下人矣。懷王之立。自不足以重楚。而懷
王之死。又適足以資漢。然則范增之謀欲爲楚也。而祇
以爲漢也。嗚呼。此豈沛公智慮所能及哉。其所得爲者
天也。此豈范增項羽智慮之所不及哉。其所不得爲者

亦天也。○高帝之爲義。帝發喪也。三軍縞素。天下之士
歸心焉。雖然。帝亦詭而用之耳。夫帝之於懷王也。君臣
之分未定也。生則嘗以天下之義主而事之。死則以爲
天下之義主而喪之。此蓋項氏之短而大其辭以執之。
是三老董公之善謀。豈出於帝之本情哉。○問高帝約
法三章如何。曰。沛公之始入關也。與秦父老約法三章。
是時沛公猶未王關中也。而輒與其民私約如此。殆類
於兒曹嘔咆之爲者。當雌雄未定之時。務爲寬大。長者
以媚悅斯民。孰不能者。及項氏既滅。天下一家。正高帝
創法定令之時也。而三章之法不移如山。豈兒輩嘔嘔

之恩姑以媚悅於一時者哉。使其仁心仁聞出於至誠，憐恤之意，雖草莽私約，遂以為漢世不刊之典。真主一言，其利博哉。○問高祖大封同姓，卒有尾大不掉之患。高祖明達，何不慮此？曰：懲戒亡秦孤立之弊，故大封同姓。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此類是也。周以封建亡，故秦必損之。秦以不封建亡，故漢必益之。事勢相因，必至於此。兼漢初戶口減少，封諸王時計地，故封三庶孽分天下半。其後戶口日蕃，所以疆大。○問漢高人謂其寬仁長者，韓彭英盧曾果免於誅死，何耶？曰：方事之殷，能奪諸公死力，是高祖善將將處及事之定，置諸公於死，即

將將之餘，習未忘。寬仁其天資，殘忍是無學問。○問漢高祖為義帝發喪，與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未審如何。曰：為義帝發喪，因人之短而執之；挾天子以令天下，負己之有而挾之。雖皆詭之為名，但一則豪傑起事舉動光明，一則奸雄不軌蹤跡暗昧。為義帝發喪，無君之罪在項羽；挾天子以令諸侯，無君之責在曹操。曾齊許氏曰：高祖自有取天下才量，如推車子，須是自推得六七分，則人扶領二三分。雖陡峻處都行得，若全推不得，全仰別人。平地上也行不得，况陡險乎？諸功臣但輔翼之也。躡足不悟，後大害事。

文帝

程子曰。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爲殺之不當。溫公以爲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柰何。旣殺之。太后不食而死。柰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他那箇輕。那箇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

龜山楊氏曰。文帝以實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爲私。不用。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

處已也。廣國果賢邪。雖親不可廢。果不賢邪。雖疎不可用。吾何容心哉。當是時。承平日久。英才間出。擇可用者。用之可也。必曰高帝。權臣過矣。

朱子曰。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問文帝好黃老。亦不免有慘酷處。莫是纔好清淨。便至於法度不立。必至慘酷。而後可以服人。曰。自清淨至慘酷。中間大有曲折。却如此說不得。惟是自家好清淨。便一付之法。有犯罪者。都不消問自家。但看法如何。只依法行。自家這裏更不與你思量得。此所以流而爲慘酷。或曰。黃老之教。本不爲刑名。只要理會自己。亦不說要慘酷。但用

之者過耳。曰。緣黃老之術。凡事都先退一着做。教人不防他。到得逼近利害也。便不讓別人。寧可我殺了你。定不容你殺了我。他術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卑辭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等事。這退一着都是術數。到他教太子。晁錯為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只欠識術數。故以晁錯傳之。到後來七國之變。弄成一場紛亂。看文景許多慈祥愷悌處。都只是術數。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問文帝欲短喪。或者要為文帝遮護。謂非文帝短喪。乃景帝之過。曰。恐不是恁地。文帝當時遺詔。教大

功十五日。小功七日。緘三日。或人以為當時當服大功者。只服十五日。當服小功者。只服七日。當服緘者。只三日。恐亦不解恁地。臣為君服。不服則已。服之必斬衰三年。豈有此等級。或者又說古者只是臣為君服三年。服如諸侯。為天子。大夫為諸侯。及畿內之民服之。於天下吏民無三年服。道理必不可行。此制必是秦人尊君卑臣。却行這三年。至文帝反而復之耳。

南軒張氏曰。文帝初政。良有可觀。蓋制事周密。為慮深遠。懇惻之意。有以得人心。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見也。文帝以庶子居藩國。入踐大統。知己之立。為漢社稷。非為

已也。故不敢以爲己私。有司請建太子。則先示博求賢聖之義。而又推之於吳王淮南王。有司請王諸子。則先推諸兄之無後者而立之。其辭氣溫潤不迫。其義誠足以感人也。凡所以施惠於民者。類非虛文。皆有誠意存乎其間。千載之下。即事而察之。不可掩也。史於其編年。曰帝旣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觀諸此。又可見其明先後之宜。而不敢私己。記史者亦可謂善發明矣。其待夷狄。蓋亦有道。以南越尉佗之強恣。自高帝猶難於服之。而帝特施恩惠。遣使遺以一書。而佗即自去帝制。下令國中稱漢皇帝。賢天子。皇恐報書。

不敢慢。予嘗詳味帝所與書。則知忠信之可行於蠻貊也。如此書之首辭曰。朕高皇帝側室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蓋後世之待夷狄。往往好爲夸辭。於是等皆在所蓋覆。矯飾以示之者也。而帝一以其實告語之。彼亦豪傑也。見吾推誠如此。則又安得不服。故其報書首曰。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爲諱。則佗敢以越吏爲歎哉。若吾以驕辭蓋之。則彼亦且慢以應我。必然矣。推此一端。忠信可行於蠻貊。可不信哉。以文帝天資之美。初政小心畏忌之時。得道學之臣佐之。治功之起。豈不可追三代之餘風。惜其大臣不過絳灌申屠嘉。

之徒獨有一賈誼爲當時英俊而誼之身蓋自多所可恨而卒亦不見庸也。故以帝之賢僅能爲一時之小康無以垂法於後世。如淮南薄昭之事未免陷於刑名之家衰世之事至於即位歲久怠肆亦萌新垣平之邪說故得以入之。然終以其天資之高旋即悟也。其終詔有曰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蓋可見帝之能察乎此矣。嗚呼亦賢矣哉。故予猶重惜其諸臣之無以佐下風也。

或問肉刑始于苗堯因之而不革更虞夏商周而又不革漢文以一女子之言而革之何唐虞三代不知出此也。文帝除之而刑亦措何邪。潛室陳氏曰先儒謂井田學

校封建肉刑四者廢一不可不知秦變古法凡古人教民養民處掃地不存單獨留肉刑以濟其虐雖微文帝必有變之者此蓋損益盈虛理勢必至能通變宜民雖成康復起不能易也。○問漢文平生所爲大抵出於黃老至其得力處亦是黃老不聞有無情少恩之病何邪。曰文帝天資粹美却能轉得黃老不好處作好處景帝天資刻忍却將黃老好處轉作不好處。○問漢文殺薄昭李德裕以爲殺之不當溫公以爲殺之當未知孰是。曰雖未免少恩然以文帝仁厚之資爲之乃是借一人以行法於仁厚中有神武焉。○問漢文時吳王不朝賜

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邀節旄者何異。不幾於姑
息之政歟。曰。文帝是純任德教。權綱在上。伸縮由已。唐
一向姑息。權柄倒持于下。予奪由人。兩事不可同日語。
○問晦翁以三代而下。皆人欲而非天理。且如漢文帝
資稟純粹。如何斷以人欲。曰。晦翁此語。止謂秦漢而下。
不曾有徹底理會學問人。其中好者。只是天資粹美。暗
合聖賢。元不從學問中來。是文帝若似此人主。更從學問
中徹底理會。便是湯文以上人。○問天下之患。莫大於
本小末大。周之內輕外重。宜若難久而卒綿遠。漢之內
重外輕。宜若足以相制。而猶有七國之禍。何邪。曰。周雖
以輕矣。

景帝

諸侯彊大。猶能支吾數百年。先史喻為百足蟲。所以難
死者。扶之者多也。漢七國之禍。亦自外重。自此以後。日
五峰胡氏曰。漢景以郅都。竊成爲中尉。以嚴酷治宗室貴
戚。人人惴恐。夫親親尊尊之道。必選天下有節行賢德
之人爲之師傅。爲之交遊。則將有大人君子。可爲天下
用。尙有憂其犯法耶。治百姓亦然。修崇學校。所以教也。
刑以助教而已。非爲治之正法也。

武帝

朱子曰。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爲。使合下便得箇真儒輔佐。豈不大有可觀。惜乎無真儒輔佐。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欲討匈奴。便把呂后嫚書做題目。要來拚蓋其失。他若知得此。豈無修文德以來道理。又如討西域。初一番去不透。又再去。只是要得一馬。此是甚氣力。若移來就這邊做。豈不可。末年海內虛耗。去秦始皇無幾。若不得霍光收拾成。甚麼輪臺之悔。亦是天資高。方如此。嘗因人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答以正欲其守成。若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可見他當時已自知其罪。向若能以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

大夫豈不善

南軒張氏曰。武帝奢侈窮黷之事。與秦皇相去何能尺寸。然不至於亂亡者。有四事焉。高帝寬大。文景惠養。其得民也深。流澤滲漉。未能遽泯。非若秦自商鞅以來。根本已蹶。民獨迫於威而強服耳。此一也。武帝所爲。每與六經戾。夫豈真能尚儒者。然猶表章六經。聘召儒生。爲稽古禮文之事。未至蕩然盡棄名教如秦之爲。此二也。輪臺之詔。雖云已晚。然詳味其辭。蓋真知悔者。誠意所動。固足以回天人之心。自詔下之後。不復萌前日之爲。思與民休息矣。與卒死於行而不之悟者。蓋甚有間。秦穆

之誓。聖人取其悔過。列之於書。予於輪臺之詔。每三復焉。蓋以爲存亡之幾所係耳。此三也。惟其能悔過也。故自是之後。侈欲之機息。而清明之慮生。是以能審於付託。昭帝之初。霍光當政。述文景之事。以培植本根。於是興利之源窒。而惠澤復流。有以祈天永命矣。此四也。以四者相須而維持。是以能保其祚。然向使武帝老不知悔。死於熾然私欲之中。則決不能善處其後。雖使賴高文景之澤。以免其身。旋即殆矣。故予深有取於輪臺之詔。以爲存亡之幾所係也。然其能卒知悔者。則以其平日猶知誦習六經之言。聽儒生之論。至於力衰而意怠。

則善端有時而萌。故耳。然則其所以不至亂亡者。亦豈偶然也哉。

潛室陳氏曰。武帝之伐匈奴也。不絕大漠。不襲王庭。則不足以泄其怒。其通西域也。不窮河源。不歷懸度。則不足以快其欲。其事土木也。不千門萬戶。則不息其聚斂也。不告緡。則不休。其深刑也。不根株。則不已。其崇儒也。不辟雍。則不樂。其務農也。不代田。則不爲。至其老而悔過。不下輪臺之詔。則不足。蓋天地之間。凡可以力致者。武帝皆能以力致之。而有不容於力致者。獨其終身用力於神仙。曾不獲如其意。蓋嘗疑神於蓬萊。蛻形於海上。

魂交黃帝而夢接安期矣。亦嘗父事少君。師事文成五利公孫卿。而賓齊魯之士矣。而卒莫能致也。豈其力尚不足耶。嗚呼。武帝窮奢極欲。以從富貴之樂。使神仙道家之事。爲不無。蓋非帝之所可冀。矧其實無有哉。今徒狃於力之所可爲。而謂神仙可以力致。曾不察其理之有無也。使天下而有是理。則須帝之力而可致。如其無是理也。則雖帝之力何所用哉。觀諸此世之言神仙者。亦可以已矣。○問漢法宰相必出於列侯。武帝變而通之。是耶。非耶。曰。漢法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儒者旣無軍功可論。永無入相之路。此高祖馬上之陋規。非三

代之宏規。至武帝元朔中。始下詔嘉先聖之道。招四方之士。遂以御史大夫公孫弘代薛澤爲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其後遂爲故事。夫武帝崇儒之君子。厭文吏武功之不學無識。陋國初淺近之規。以爲儒道不能光顯。遂革其故習。不吝厚爵重封。以激厲儒者。則武帝之美意。人亦孰得而非之也。然公孫弘起自徒步之中。以明春秋一經。不四年而超取相位。貴至封侯。則論者不能不於是而有憾焉。蓋武帝以利而用儒。儒者見利而求用。自弘以明經而爲相。後之爲儒者。孰不欲競章句之末習。以僥倖於一遇利祿之門。一開而士

大夫之心術自茲蠱壞矣。况漢家以軍功立國，必以列侯爲相。雖漢之規陋，然而非軍功不侯，則漢之良法。使儒者而不相，則已。使儒者而可相，則自版築而遽登相位，乎何嫌，而猶欲假封侯以爲重。此又武帝之不善變也。故自弘之侯平津也，而由相封侯者，漢史自爲恩澤侯。自是以恩澤侯者，相望於前後。使恩澤而可侯，則無復軍功之足競矣。故自侯法之既壞，至元成之間，士大夫之氣習，豢養於富貴之餘，無復剛心銳氣之可畏。而委靡巽懦之風，猶婦人女子生長于閨房之中，求欲如周昌、趙堯、申屠嘉、張蒼輩，愈不可得矣。夫相者，既非真儒侯者，又非軍功。是武帝更張之善意，不免一舉而兩失。蓋自命相之法變，而儒者之心術壞。自封侯之法變，而士大夫之氣習壞。更張之善者，猶若此。更張而不善，則柰何。此變法之所以難也。

宣帝

豫章羅氏曰：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乃善識治體者。夫治郡不進，非人臣之大罪，而宣帝必欲詰責之，何耶。蓋中興之際，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法度未備，政事未修，民人未安堵，或治郡不進，則百職廢矣，烏可不責之。夫一郡尚爾，况天下乎。予謂漢宣帝識治勢。

或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說也。似是。朱子曰。這箇先須辨別。得王伯分明。方可去論。他是與不是。胡叔器云。如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之類。做得也似好。曰。這箇是他有意無意。叔器曰。有意。曰。既是有意。便不是王。又曰。宣帝也不識王伯。只是把寬慈底。便喚做王。嚴酷底。便喚做伯。

南軒張氏曰。宣帝謂漢家雜伯。固其所趨。若此。然在漢家論之。則蓋亦不易之論也。自高祖取天下。固以天下爲己利。而非若湯武弔民伐罪之心。故其即位之後。反者數起。而莫之禁。利之所在。固其所趨也。至其立國規模。

大抵皆因秦舊。而無復三代封建井田公共天下之心矣。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其誠不孚也。則其雜伯。固有自來。夫王道如精金。義王豈容雜也。雜之。則是亦伯而已矣。惟文帝天資爲近之。然其薰習操術。亦雜於黃老刑名。考其施設。動皆有術。但其資義而術高耳。深攷自可見。至於宣帝。則又伯之下者。桓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磨矣。且宣帝豈真知所謂德教者哉。而以爲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儒生。蓋竊其近似之名。委靡柔懦。敗壞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夫

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弊。不舉之處。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乎無疆者。後世未嘗真知王道。顧曰儒生之說迂闊而難行。蓋亦未之思矣。

或問孝宣綜覈名實。而王成。以僞增戶口。褒賞遂起天下俗吏之僞。然綜覈者安在。潛室陳氏曰。刑名術數之家。各是執一實以御百虛。老蘇所謂人服吾之識其一。而不知吾之不識其九也。宣帝殆用此術。間有受人欺處。不害他大體也。

元帝

涑水司馬氏曰。甚矣闇君之不可與言也。夫實剝喪漢室。而昏塞孝元之心。使如木石不可得入。至於此乎。哀哉。京房之言如此。其深切著明也。而曾不能喻。何哉。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又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噫。後之人可不以孝元爲監乎。

項羽 范增附

涑水司馬氏曰。世皆以項羽不能用韓生之言。棄關中之險。故失天下。竊謂不然。夫秦據函谷。東嚮以制天下。然孝惠昭襄以之興。而二世子嬰以之亡。顧所以用之之道。何如耳。地形不足議也。項羽放殺其君。不義之名。明

於日月。宰制天下。王諸侯。廢公義而任私意。遂其君以置其臣。其受封者。爭奪不服。踈斥忠良。猜忌有功。使臣下皆無親附之意。推此道以行之。雖重金龍湯。不能以一日守也。况三秦之險哉。

龜山楊氏曰。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王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爲我禽。常以爲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夫秦人齟齬其民。天下背而去之。莫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正猶飢者之嗜食。不必芻豢稻粱而皆可於口也。項藉以閭閻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西向而並爭。視秦車之覆。曾不

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致天下。所過燒夷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爲足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弑義帝之名。爲敵國之資。增實兆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使項王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

或問高祖言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所以亡。夫項羽之失。無數。初未聞范增之有諫。使項羽而終用范增。又將如何。潛室陳氏曰。係興亡處。但看人物有無。是第一節。范增豈三傑比耶。但就項羽人物言之。有此人耳。

董公

庸齋許氏曰。方楚漢爭雄之時。能使沛公激發天下之大機括者。誰歟。三老董公說之以三軍素服。共誅楚之弑義帝者。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人心稍知義者。其從順去逆。已於此決擇矣。董公之說。又豈蕭何文墨議論之比。以子房號爲帝師。籌幄之間。亦未見有此大計。當時仗義而西。天下爲之響應者。董公力也。

蕭何

龜山楊氏曰。高帝收民於暴秦傷殘之餘。而蕭何秉國鈞。盡革秦苛法。與之更始。天下宜之作畫一之歌。其法令

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謂爲一代宗臣。豈虛語哉。然高皇帝旣平天下。於功臣猶多忌刻。何爲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費。買田宅以自汙。以是媚上。僅能免其甚。至於械繫之。猶不知引去。豈工於爲天下而拙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聞。暗於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寵。惴惴然如持重寶。惟恐一跌。然而幾蹈者。亦屢矣。蓋高帝慢而侮人。而輕與人爵邑。故不得廉節之士。而一時頑鈍嗜利無恥者。多歸之。以何之賢。猶不免是。惜夫。

元城劉氏曰。蕭何治未央宮之意深矣。高帝項王皆楚人。豐沛臨淮。相去至近。二人之心。豈一日忘山東哉。羽見

秦地皆已燒殘。乃思東歸。使其如昔日之盛。未必不都關中也。漢五年夏。雖自雒陽駕之關中。然長安宮殿未成。寄治櫟陽。又高帝之在關中無幾時矣。五年秋。親征臧荼。復至雒。六年十二月。取韓信。還至雒陽。七年冬。十月。自征韓信。又自雒陽至長安。時宮闕已成。乃自櫟陽徙都長安。則高帝都長安之心方定矣。然何欲順適其意。以就大事。不欲令窺其秘也。故假辭云爾。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都關中也。

南軒張氏曰。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亦宏遠矣。高帝征伐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先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為相之初。首薦韓信為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為相用人之體。曹參雖不逮何。然以摧鋒陷陣。勇敢果銳之氣而施之治民。乃能盡歛芒角。以清淨為道。遵何約束。不務變更。其人亦寬裕有識矣。此參相業也。然二子惜皆未之學。以高帝之資質。何不能贊助。遠追三代之法。創業垂統。貽之後嗣。一時所定。未免多襲秦故。如井田封建等事。皆不能復古。在高帝之世。反者固已數起。此在何為

可憾也。至參但知以清淨不擾為善。而不知呂氏之禍已復著見。當逆為之處。以折其謀。惠帝憂不知所出。但為淫樂不聽政。而曾不能引義以強其君心。為可罪也矣。

東萊呂氏曰。蕭何治未央。但欲高帝安於此。不欲之他爾。要之創業之君。自當以儉為先。何慮不及此也。

潛室陳氏曰。沛公之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庫。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故沛公得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世常以刀筆吏少。何此特書生之論耳。何非刀筆吏。何以知丞相府之有圖籍耶。然

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府之有圖籍。則自其為郡縣小吏時。固已習於國家之體要若此。此其器已不在人下矣。况當草莽角逐之時。見秦氏府庫宮室之盛。雖沛公不能不垂涎者。而何之器度越人如此。沛公之有愧多矣。及項羽王沛公於漢中也。沛公意大不滿。自絳灌以下。莫不勸攻項羽。何獨諫曰。能屈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嗚呼。何之器度若此。其位當不在人下矣。昔者晉重耳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器也。夫以羈旅喪亡之餘。而其從者

皆可以相國。君子曰：用臣如三人，公子何患於喪乎？吁。此固沛公所以興也。○問：蕭何未央之營，前殿建北闕，周匝二十重九十五步，街道周迴七十里，臺殿四十三所，宮門闈凡九十五，壯麗如此，宜高帝之所以怒溫公，譏其非。元城乃以爲蕭何堅漢高都長安之深意，當從何說爲正？曰：高帝都關中之意，猶豫未決，蓋嫌殘破，故也。何大建宮室以轉其機，至其自夸壯麗，令人皆譏其無識，不知何不欲以據形勢，定根本，正言於高帝，恐費分踈。姑假世俗之言，以順適其意。與買田宅自污意同

韓信

龜山楊氏曰：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江東，而燕代趙齊之間無堅城彊敵矣。其用奇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名將未有倫儼也。至其軍脩武也，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略蓋世，余竊怪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卧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耳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闊踈，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有未逮歟。

或問太史公書項籍垓下之敗，實被韓信布得陣好，是以一敗而竟斃。朱子曰：不特此耳。自韓信左取燕齊，趙魏

右取九江英布收大司馬周殷而羽漸困于中而手足
日翦則不待垓下之敗而其大勢蓋已不勝漢矣

張良

程子曰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
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安發發
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
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

或言正叔云人言沛公用張良沛公幾曾用得張良張良
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爲韓報秦也既滅秦於是置
沛公關中辭歸韓已而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勢故

又從之已取天下便欲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良不爲
高祖之臣可見矣此論甚好以前無人及此龜山楊氏
曰此論亦未盡張良蓋終始爲韓者方沛公爲漢王之
國遣良歸韓良因說沛公燒絕棧道此豈復有事漢之
意及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
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諸公子橫
陽君成可立梁遂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良爲韓司徒
良以韓見殺之故於是又間行歸漢其意蓋欲爲韓報
項羽也至漢高祖用其謀已破項羽平定天下從高祖
西都關中於是始道引辟穀有從赤松子之語蓋爲韓

報仇之心於是方已故也。據良當時說高祖燒絕棧道，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韓王成。若在良輔之，并天下未可知。良意以謂可與之爭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既阻蜀不出，其他不足慮矣。不幸韓王成，為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歸漢也。如高祖亦自用張良不盡良之術，亦不止於如此。須更有事在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已耳。○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其奇謀秘計，轉敗為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稱之配蕭韓為三傑。天下既平，功高者往往以才見忌。疑豐一開，雖韓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不克終。竟以蒞醢。蕭何

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疑亦屢矣。是三人者，惟子房功成智隱，不邇權勢。視去權利如脫敝屣，雖寄身朝市而儻然如江湖萬里之遠。鴻冥鳳舉，矰繳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哉。夫漢興，將相於去就之際，皆中機會而不違理義者，吾獨於子房得之矣。

或問養虎自遺患事。張良當時若放過，恐大事去矣。如何。朱子曰：若只計利害，即無事可言者。當時若放過，未取亦不出三年耳。問幾會之來，間不容髮。况沛公素無以繫豪傑之心。放過即事未可知。曰：若要做此事，先來便莫與項羽講解。既已約和，即不可為矣。大抵張良多陰

謀如入關之初。賂秦將之爲賈人者。此類甚多。問伊川却許以有儒者氣象。豈以出處之際可觀耶。曰。爲韓報仇事亦是。是爲君父報仇。○三代之下人品皆稱子房。孔明。子房今日說了脫空。明日更無愧色。畢竟只是黃老之學。及後疑戮功臣時。更尋討他不著。○問子房孔明人品。曰。子房全是黃老。皆自黃石一編中來。又問一編非今之三略乎。曰。又有黃石公素書。然大率是這樣說話。輔廣云。觀他博浪沙中事也。甚奇偉。曰。此又忒嚙不黃老。爲君報仇。此是他資質好處。後來事業。則都是黃老了。凡事放退一步。若不得那些清高之意來。緣飾

遮蓋。則其從衡詭譎。殆與陳平輩一律耳。問邵子云。智哉。留侯善藏其用。如何。曰。只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南軒張氏曰。子房蓋有儒者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得也。五世相韓。篤春秋復讎之義。始終以之。其狙擊嬴政。非輕舉也。其復讎之心。苟得以一擊而遂焉。則亦慊矣。此其大義根諸心。建諸天地而不可泯者也。子房之心。非以功利也。始終爲韓。而漢之爵祿不足以羈縻之。故予以爲有儒者之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多得。此其出處大致也。至於從容高帝之旁。其計策不汲汲於售。而所發動

中節會使高帝從之有不庸釋者。蓋子房非有求於高帝。故能屈伸在己而動無不得。此豈獨可以知計名哉。○高帝之英武。慢侮士大夫。其視隨何。酈食其。陸賈輩。皆撫而忽之。至如蕭相國之功。一旦下之廷尉。亦不顧也。獨於子房。蓋敬而不敢慢。順而不可強。則以子房所守在義。而不以利。故爾嗟乎。秦漢以來。士賤君肆。正以在下者急於爵祿。而上之人持此以為真足。以驕天下之士。故也。若子房者。其可得而驕之哉。雖然。以高帝之英武。而能虛己以聽信子房。蓋亦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

或問高帝暮年猜忌功臣。張良不能開釋。帝意及見諸將。沙中偶語。乃指示曰。此屬相聚謀反。毋乃益其猜忌之心。而溫公反謂因事納忠。何也。潛室陳氏曰。子房言無虛發。平生智謀。都因事方用。所以撥轉主心。如轉戶樞。○問子房之於漢。高言無不盡。晚年廢立。乃不敢言。至四皓之來。而後定。豈天下既定。子房之言不足以動帝之聽耶。曰。此事子房自度不能得之於口舌之間。故於人主機括中撥轉來。伊川生平不喜人用智。獨喜子房此著。具見易傳可玩味。自是轉移君心一道理。未可以一筆勾斷。○沛公有三傑。故雖遷漢中而卒定三秦。項

羽無三傑。故雖王三將而終不能有三秦。嗚呼。羽非失險也。失人也。夫項羽遷沛公於巴蜀。而王三降將以拒漢。漢勢若已屈矣。吁。彼豈知巴蜀果非死地也耶。羽以巴蜀為死地。而謀遷沛公。沛公亦以死地視巴蜀。而忿嫉項羽。當是時也。取捨屈伸之理。惟蕭何知之。故何勸王王漢中。收用巴蜀。遷定三秦。及其既就國也。項羽肺肝之謀。惟張良知之。故良說王燒絕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此蕭何之所以強沛公之行也。而張良所以安沛公之心也。使巴蜀而果能為死地也。則蕭何張良之謀。是置沛公於死也。蕭何張良可謂見之明。計之熟矣。至

於韓信登壇之日。畢陳平生之畫略。論楚之所以失。及漢之所以得。漢一日舉兵而東。秦民其為沛公耶。為三降將耶。此三秦遷定之謀。所以卒定於韓信之手也。噫。三傑宜人傑也。向也蕭何張良有卓越之見。而始勸沛公之入。今也韓信乘罅漏之餘。而徑勸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其出也。所以用其入也。三子之見。智謀略同。故蹙楚之效同。孰謂關中非沛公囊中物耶。善乎史臣之論高祖曰。從諫如轉圜也。夫天下之勢。成敗未易料也。見近者昧其勢。而慮遠者審其勢。蓋勢者成敗之所係也。一舉措之不謹。則俄頃之間。大事去矣。方

羽之主三降將於三秦。而王高祖於漢中也。高祖蓋不勝其忿而欲奮於一擊之間。周勃等又從而從史之。當是時高帝死固未可保。而何以成敗為也。及蕭相國進諫。而高祖翻然改悟。罷兵就國。徐起而還定之。如取諸寄。此豈有他術也。知成敗之勢在己而已。己能屈之亦能伸之。是以高帝之還定三秦也。不在於引兵故道之時。而在於不攻項羽之日。不在於拜將之後。而在於聽諫之初。

彭越

龜山楊氏曰。天下之禍莫大乎不明分。分之不明。由較材

程力之過也。予觀韓彭之亡。皆以此歟。蓋西漢之初。高皇帝以匹夫起阡陌之中。一時名將。非屠販亡命輕猾之徒。則里巷齟齬布衣之交也。其平居握手素非有君臣等威也。論其材力亦豈足相過哉。天下未平。而大者已王。小者已侯。皆連城數郡。一搖足則秦項之爭復構矣。漢方收民於百戰凋瘵之餘。而臨諸侯王之上。凜乎其猶蹈春水而常恐其潰也。故疑隙一開。則蘊醢隨之矣。嗚呼。是豈知先王所以維持天下者哉。雖朝委裘植遺腹而不亂者。亦有名義以正其分耳。故君君臣臣而天下治。如將較材程力以彊弱勝負為君臣。則天下之

禍何時已哉。漢之君臣不知出此。卒至相夷而不悟。悲夫。

或問司馬溫公言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韓信之功。則知彭越又其次耶。今考其本末。二子各有所長。其功一也。故張漢家之勢者。信之功多於越。破魏取代。什趙脅燕。擊齊滅楚。是也。困項氏之勢者。越之功多於信。焚楚積聚而項氏敗。擾梁地而項氏急。是也。未審如何。潛室陳氏曰。彭越人物功勳。皆非信比。但其常以游兵出入梁楚間。為項氏腹心之疾。所以有功於漢。

曹參

程子曰。曹參去齊。以獄市為託。後之為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龜山楊氏曰。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並馳者。皆一時熊羆之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為首。宜其勇悍彊執。果於擊斷。天下已定。參為齊相。乃退然不自用。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專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為漢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故其効如之。觀參所為。其始以戰鬪為功。而終則以清淨無為自守。何其不相侔也。非其資務學。樂用人言。而勇於自克。其何能爾。若參者。可不謂賢矣。夫初參與蕭何。

有隙。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用何法。二人者。苟無體國之誠心。忘一己之私忿。則排陷紛更。將無所不至。推之以爲賢。守之而勿失。尚何有哉。其卒爲一代宗臣。蓋有以也。○後世如曹參。可謂能克已者。觀參本武人。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爲天下。乃以清淨無爲爲事。氣質都變了。

婁敬

龜山楊氏曰。婁敬建和親之策。欲以適長公主。妻單于。以謂冒頓在固爲子壻。子壻死。外孫爲單于。豈聞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其說何謬哉。且子壻之與外孫。孰與父子親也。彼且殺父以代立。况妻之父乎。其何足恃哉。然屬人主厭兵。故以一言之謬。而遂成千載之患。惜夫。

周勃

程子曰。周勃入北軍。問曰。爲劉氏左袒。爲呂氏右袒。旣知爲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爲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誅諸呂時。非陳平爲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願請問。此豈請問時耶。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爲。可謂至無能之人矣。

或問周勃雖則重厚少文。可屬大事。然其畏誅。令家人持
兵自衛。似未得人臣事君之義。而班固以爲漢伊周。何
耶。潛室陳氏曰。周勃處事。然有周章處。如旣入軍。復問
左右袒。迎文帝至渭橋。却欲入私謁。皆非召之不來。麾
之不去。舉動安劉事。特幸成耳。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



